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二十回 晴川閣兩次宴嘉賓 黃花湧一番談騙術

我笑道：「你老哥且不要動氣，自古非常事，必待非常人而後做。但事既非常，哪裡會再叫我尋常人得知道的呢？你且看那幾個不知名姓、無足重輕的海外華工，他們尚肯拼著老命去設法抵制，雖說虎頭蛇尾，成效未彰，然而美孚洋油、茂生香皂也很受了他們一番挫折呢！甚至影響所及，連胡禮記製造的衛生絨衫褲都大虧其本。豈有這弛禁米糧出口的一件事，係關乎全局安危，倒反不細心研究的麼！或者他們裡面當局確有把握，不過你我旁觀的人學淺才疏，未能領略得到耳，也未可料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有甚麼把握不把握？無非是死命的抱了那一句穀賤傷農的病話，一層層的騙去罷了！我別的全不怕，只恐現在興高采烈的賣出去，固然是不賤。明日再要鬼哭神號的買進來，那也就可想而知的不能不貴了。好在是他們抱的兒子當兵不肉疼，苦有大家來吃，便宜只是幾個少數人去討，這不同鷸蚌相爭，漁翁獲利嗎？已成中國數千年父傳子，子傳孫的發財老門道。如今叫我一個人乾作氣，又有甚麼用處呢？落得惹人笑話一場，說發羊顛瘋罷了！」我笑道：「你既曉得賣出去不久就要再買轉進來的，那又何必自尋苦惱去乾作氣呢？依我說，這事還不算得我們中國的文明進步嗎？不然，你看哪一國能有連食米都配出洋遊歷的呢？但我很有一件事不放心，惟恐沾染了外人平權革命的毒氣，一經回國擔任平糶義務，設使弄到饑民喉嚨管裡暴動起來不服吃，或者就是吃下去，竟在腸胃部當作天津火車站一樣放上兩枚炸彈，又怎麼了呢？」不意那人被我一句話，竟也說得笑將起來。再看兩旁邊所有的米船，早已走去大半，那河道說像是平空的寬了好些。由此我便叫管船的挨著當兒，一步步前進。直至第四日午後，才挨到揚州三叉河，換坐小火輪過江。

誰知我一到鎮江，就聽見金山寺一個方丈他告給我說，周督帥的少爺在蘇州客死了的信。我不覺一時間毛髮悚然起來，驚道：「唉！雖免人誅，難逃天罰這一句話，竟被他活死人的老子罵著了麼？怪不得外國人民事訴訟法上，要叫一公堂的官民鄰證，都指手畫腳去對著上帝發誓呢！但我還有一句不懂的話要說，如今那些講西學的人不是嘗笑我們為迷信神權嗎？何以外國人又十分相信上帝呢？難不成他們的上帝是一種不怪非妖，非人非畜，所謂姜子牙的坐騎四不相去冒充的麼？倘也是鬼神一流人物，竟連打官司都要去借重他，做升降禍福的大主宰，豈不更比我們中國人平日不燒香，臨時抱佛腳的那般宗旨，還要加倍迷信麼？可笑一般新學界種子，就閉口咋舌不去同人駁詰了呢！就照從前舊社會裡那些《太上感應篇》上甚麼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說起來也不過是千篇一律，勉人家自己去做好事，做好人，何嘗落有半點權柄在鬼神手裡的呢？若要因為後世幾個靠佛穿衣賴神吃飯的不肖僧道巫祝，便竟把歷古大聖人作俑，神道設教的一番防微杜漸苦心，都連根辜負了，豈不是又成了因噎廢食的那種局面麼？再者，那周督帥的公子，不過因一時利令智昏，受人慫恿，遂致無端種了這麼一個一路哭的因，就轉瞬結了一個一家哭的果，怎不叫同他一案做手腳的人聽著了，心裡不覺得勃勃的亂跳呢？任憑他不信神權，藐視天道，我也總恐怕一經午夜捫心，未能自己罷？」

當下就一個人在客棧裡尋思了一番，又打算了一番，滿想先到上海去望一望素蘭，看他這兩年可曾如意。及至轉念一斟酌，若要他竟自美人已歸沙吒，那時我就讓士徒充沒罪軍了。至於往返徒勞，那都屬小事，不過犯不著拿有用之精神，尋這無根之花柳罷了！雖說有情，又有甚麼益處呢？倒不如還是照何西林的那句遺囑，往湖北去走一趟罷！即或不大有意，好在還有許多熟人在那裡，似乎不見得會有一處都不好的道理呢！我想了，就往賬房裡去要了一張上水輪船票，立刻動身。

一路上那只輪船，行行去去，去去程途，不上三日程途，已到漢口。當時暫將行李等搬往一家客棧住下。第二日，就渡江往藩署裡去，探聽何宸章公館下落。不意他已於數月前得著黃花湧釐局的差事，久經不住在省裡了。我聽畢心裡想道：「大凡外面事，有意栽花花不發，或者無心插柳倒可以柳成蔭。既是姓何的不在省中，我倒不若先去見一見張向陶罷！或可得個機緣，也未可必。」當晚仍回漢口，輾轉終宵，不能成寐。

第三日一大早，就在江乾僱了一隻紅船，將所帶一切行李鋪蓋，都移到武昌省城裡去，揀所督署相近的棧房住下，從此一天天腳靴手版去隨班謁見，不意一連跑了好幾日，都是乘興而去，敗興而返。後來還虧一個督轅傳事號房，他私下對我說：「你老爺如果真要找我們家大人，須得好先去見一見丫姑爺，那才可以得覲呢！」及至我再細細的一問，方知現在做督轅武巡捕兼充中軍衛隊的那個張虎威，本來是制台廚房裡一名挑水，也是他該官星發現了，不曉得他怎麼樣，會弄香帥一個得寵的丫頭做大老婆。一時妻榮夫貴，不到幾易春秋，竟保舉至藍頂花翎，盡先拔補都閩府，居然的是一名輕裘緩帶，儒將風流了。看官們聽真，我這句還是數年前的舊話，目下又已過了幾個年頭，恐怕那顆大紅頂子是早經換上了呢！

閒話少說，彼時就謹遵那號房的台命，立刻備下一副大紅全帖，寫上「世教弟王某頓首拜」那一行俗字，又夾了一張官銜名片，隨同年愚姪的手本，傳將進去。不意還沒有半個小時，忽見從暖閣裡踱出一位五十餘歲的文巡捕來，身上穿了一套半新舊的茜紗單袍，頭上倒還是戴著一個五品式翎頂，手裡把一大把子手本，拿得好像似一柄撒開的紅翅扇一樣，站立在大堂上，口中喊道：「由揚州來的王大老爺，初次稟到的某大老爺，均見。」說著，便將其餘的手本，如同亂稻草相似，交給那號房拿將下去。

我其時眼中看得明白，耳裡聽得清楚，知道是已經得覲了，就想整一整衣冠，走將上去。誰知忽從官廳裡跑出一個人，年紀約有十七八歲，身上穿了一身的時式簇新袍褂，頭上卻又不倫不類的戴著一頂涼篷，還裝了副極長極重的披肩羽纓。我一眼看去，知他那件貨色，定是在北京城裡王二麻子家買來的，不然，外省牛尾是決不會有這樣出色的。但是他既穿了一身公服，何以又戴上這一頂行裝羽纓涼帽呢？莫非是初入仕途，不懂得官場儀注麼？可知即穿衣吃飯四字，要想出色當行，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呢！當時，我正在這麼想，不料他猛從我腋下氣狼狼昂昂的掠將過去。及至我再朝前一望，只見他一面走著，一面在那身邊又掏出一副外國式的金絲眼鏡來，低著頭向鼻上亂架。一時那個號房，也肋肩並足的斜著步子，側著身子幫上來，對我道：「張大人說，王老爺的帖子稱呼不敢當，宮保面前，業已替王老爺回過了，請見過上頭下來，回寓沒有事，便衣到那邊公館裡去談談罷！」我起先一聽見張大人三個字，只疑惑是張向陶還有一所小公館在那裡。後又再一沉吟，方才想過來是張虎威張票。我就忙笑著點了點頭。一迤隨著那位文巡捕走將進去。

彎彎曲曲，曲曲彎彎，不覺來到一所花廳門口。那文巡捕便立住腳，輕輕的咳嗽了一聲，忽從裡面走出來一個戴纓帽的家人，忙著用一隻手將花廳門簾高高打起，只見大帥早便衣穿了一雙靴子，站在主位上候著。那一種白面金須，神怡氣爽的樣子，卻不愧三朝柱石。就是一頭花白髮養得有二寸多長，同上海堂子裡信人前劉海竟不相上下，未免殊欠雅觀。我看了，忙緊走一步搶上前行禮，口中便順便說道：「小姪一向奔走四方，少過來替宮保請安！」他回我道：「自家人不要客氣，我腿腳有點不便，不能回你的禮了。」說著，就坐下來，問了問我父親是哪年去世的，從前中學的那科是出在哪一位老師房裡，聽說我是選的一個知縣，怎麼不做，又去改就教職呢？我當時都一一的回答了。方想再找幾句別話去說，不意剛一回臉，就猛看見那位同時謁見的人，忽然立起身，從靴筒裡抽出一本簇新紅紙的履歷來，對著大帥，左右開弓似的請上個雙安，然後就用兩隻手扯開那本履歷，先是左手舉起，右手落下，斜欠著身子，對準大帥一獻。後來又用右手舉起，左手落下，仍前斜欠著身子，又是對著大帥一獻，便把那本履歷從新收攏，呈到大帥坐近的那張茶几上。復行屈一膝，請了一個安，答訕著坐下。我再去朝他臉上一瞧，不料那副小金絲眼鏡兒，還架在鼻子上安然未動。細想他那種神情舉止，直算在制台茶廳上演了一出跳加官的堂戲，真就替他十二分捏著一把汗，生怕老頭子看著反臉。

誰知我偷眼看去，造化他，大帥並未動氣，還是滿臉的笑容可掬，只徐徐的對他說：「你適才這個樣兒，是誰教給你的？難不成在家庭裡見著師父也是這樣的任意頑皮嗎？現在我們這個湖北省分，照你報捐的那個通判班次，差事實是少得很，而現在我這裡就是人才缺乏，也不至於用得著這種優孟衣冠。今天好好兒的照呼你，可以趕快點回去，更多念幾年書，學習學習世務。好在你年

輕，再講到出來做官還不甚過遲！」說著，忽又沉下臉來道：「我要查出你再在這裡逗留，盡著鬧笑話，除卻我一面寫信知照你的父親，一面可就不要怪我要嚴參你的哪！聽見了麼？那人聽著大帥一席話，說得全個雪白的白臉可憐竟漲成一葉隔宿豬肝模樣，掙了半天，那個「是」字，還是在喉嚨管裡沒有被他掙得出。

我此時也是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很有點坐立不安起來。大帥就回過臉來對著我道：「這是瞿某人的公子，好端端不在家裡做少爺，要想出來做官，卻又連一點官禮都不知道。我倒不懂，他們一向在裡面，這少爺怎做的？所以我說他還是回去好，候明天得了廕生再出來不遲！」後來，又略歇了歇了，重復對我道：「我們隨便用茶罷！等一有了機緣，再派人過來知照你。」那花廳門外的站班，便一疊連聲去喊叫「送客」，一般戴顏色頂戴的，頭上紅紅綠綠，還拖著花翎燕尾，有的跨著刀，早已立了一條鞭，一個個都文縷縷的文縷縷，挺胸突肚的挺胸突肚，裝出一種尚武精神，文明氣象，在那裡站班伺候。我就忙著離了座，請上一個安，謝了謝，便側著身子，一步步退將出來。剛走到花廳轉角上一個腰門口，就垂著手立下。那兩旁伺候送客的家丁，還搶著在那裡喊叫：「把王老爺的轎子請進來！」我急忙回道：「年姪沒有坐轎，是步行了來的。」大帥也笑了笑，點點頭道：「這倒還是書生本色，難得的！難得的！」說完這句，便把腰對著我躬了一躬，回身進去了。

我再看那位跳加官的朋友，此時卻也不再同我爭道，臉上的汗珠，足足有黃豆大小。一頂涼帽上面紅羽縷，都全個兒倒披到前面來，被汗沾得滿頭滿臉，一塌糊塗。只有那副外國金絲眼鏡，還是耀日爭光，晶華奪目，不減先前進去時一種豐彩。我看著他當時跟在我後面，一步步挨了走，便滿擬回過臉去，同他周旋兩句，好彼此都遮一遮羞恥，鬧一鬧客氣。無奈被一班戈什哈才候大帥掉轉身，便就一齊擁上來，七言八語的替我道喜。內中還有一個笑著道：「我們老頭子從來見客都沒有這麼種大工夫，今天你老爺真正是泥金的面子呢！」那些話一岔，及至轉過身找他，已不見了。大約是乘著我同那班人說話的工夫，竟自溜之乎也！我也就笑著謝了謝他們的照應，立時返身回寓。

接下來制台在晴川閣公請司道，明日又是司道回請制台，卻都攤著我食指預動，我卻不便過屠門而大嚼，直同擺活祭的樣兒，受一口熱氣罷了！如此又因循了好一向，真是光陰易過，又早夏盡秋回，涼風漸至。張巡捕虎威那裡，雖也曾去過幾次，但其人利重於身，難期匡掖；又因為督轅謀事一層，迄無消息，只得想再去望一望何宸章，再作道理。及至問人黃花滂釐局，僉稱歸黃陂縣經管，由漢口坐車去還有四五十里多路呢！當晚預備來日一早動身，不意到了夜間三點多鐘，忽然接著督轅傳見的差信，說是制台立等問話。我聽了，急切摸不著深淺，正不知是吉是凶，只得即時上院稟見。

誰知從夜裡三句半鐘進了手本上去，直至午後一時才得見面。原來是為的一時沒得甚事可以去調劑我；又加大事班子夠不上，例差非本省人員不能輪委。至於洋務交涉，本可以隨便委人的，及問了問我，又不甚諳練，所以就想到何丞身上去。因他到差未久，竟被空解一萬餘金的指撥甘肅協餉，本意就想撤差查辦的，後來聽說我父親同何小宋尚書那邊有淵源，何丞既是小宋尚書的姪兒子，我卻不見得不認得的，因此就想著留這個大人情把我去做。一者可以和衷共濟，叫何丞早早彌補虧空，不至名掛彈章；二者也使我得沾餘潤了，此年家子一點世情。

第三日辰牌時分，就奉到湖北釐金總辦司道會銜的委札，上面說得詞旨嚴切，限文到十日內，掃數解清，如違即著該委員會同黃陂縣印官，將虧欠正款之某某，押解來省，聽候詳請督憲嚴參，仍著設法補繳，毋違。此札一大篇子官樣文章，但我有了上頭的先入之言，看著未免好笑。當即循例到各處去謝委稟辭。

本日江夏縣又聞風要好，送了四名夫馬、一乘中轎過來，伺候動身。直至黃昏左近，始抵該局駐紮之所。見了面，兩人都是悲喜交集。大家稍微談了談公事話，宸章世叔便提起一件事來對我道：「小雅世兄，你來得正好！我兄弟自西林老三去世，就早想請你過來替我幫幫忙，只是久未通信，又不在知你是駐足何所，是以這一顆心遲遲未發。現在恭喜你比我先得近水樓台了，可羨！可羨！但是目下做官一層，我兄弟真是越做越怕。即如這湖北地方，年年亂旱，災歉頻仍，民間連自己衣食兩個字都兼顧不足，哪裡還有餘錢來行商坐賈去買賣貨物呢？他既不買賣貨物，我們這釐金哪裡有得來抽稅？上頭卻打殺老婆睡死妻，不問你是一粒癩芝麻，也都要榨出油來，鬧得打殺較。然而不管他，究竟還算是有顆木頭戳子抓在手裡，不至於忍餓。若說到我們老三身上，不但鬧成叫化子沒蛇弄，竟是為著一宗奇怪的案子，氣得連性命都送掉了。當時他寫信把你的辰光，本因事太煩瑣，一時病中未能備載，所以沒有提及。現今你既是自己來，我不妨枝枝節節的告給你，也好增長增長閱歷，將來恭喜你自已臨民的時候，肚裡能多添一件案情，即可以少有一分誤會呢！」我笑道「小姪就怕沒有這個遭際，但是三世叔怎樣好端端的一個人，竟會氣壞了，倒要請問請問是回甚麼事？」

宸章聽了歎道：「唉！提起來，此事殊突兀得很。先是漢陽那邊有個小叫化子，雖是身上衣履襤褸，然而一副面孔，卻生得四平八滿，不像個少飯吃的人。有一日，正在街上討了些殘羹冷炙，預備提籃歸去，不意迎面來了一窩蜂長袍短套的人，走上來先對著他端詳了一會，內中有個男子對一個女子笑問道：『像麼？』那女子也笑道：『很像！』說著，便走攏大家喊：『姑少爺，你老人家出門溜溜，也不知照人，帶累小的們誰地方沒尋到。』又一個人道：『你們莫要多說閒話了，太太同小姐還不知道我們找著姑少爺呢！你趕快兒請一聲示，到度是騎馬回去，還是坐轎回去？好早點預備著走路。』那個小叫化子起先被他們許多男男女女圍攏來叫姑少爺，倒很被一嚇。後來自家心裡一想，好在我是癱子落井，撈上來也是坐，到不如將錯就錯的跟他們回去，看是件甚麼事，即或認穿了，也不是我自己要來的，諒無妨礙。當下想定了，就硬著頭皮應道：『騎馬。』那來的人聽著，笑了笑回道：『替姑少爺回，馬在公館裡未備，還是坐轎罷！』那小叫化子也順道：『好！好！好！我就坐轎，就坐轎。』一時肩輿得得，大家跟隨著，到了城外一所古廟裡歇下。原來他們這廟宇是幾日前就向和尚租定的，說是一個甚麼京城裡的福晉（王爺夫人）帶著格格兒（滿洲小姐之稱）出來玩耍，不期把個姑少爺走失了，所以暫時住下來尋找幾天。當那小叫化子一下轎，就見有一個滿洲裝束的中年婦人，率領了一班紅男綠女，迎攏著他，叫女婿的叫女婿，喊丈夫的喊丈夫，居然還有兩名男女孩子，走上來對著他請了一個安，嘴裡稱呼他『老爹』。此時交謫聲，解勸聲，僕從歎息聲，和尚豔羨聲，聲聲並作，忙亂了好一會，才叫人領姑少爺到後面去沐浴更衣，歸房歇息。

「由此不到幾天，就從漢陽城外過了江，在武昌另尋覓了一所僻靜據住下，便對那小叫化子說道：『你妹子（滿洲人小姨皆喜作此稱，以其親熱也。）不久要出嫁，咱們想綢緞還是南邊的好。這裡有個配好了花式的單子，是從前你媳婦兒出門用過的，現在咱們也想照樣兒辦一份，好在有的是銀子，你就此去看哪一家東西好，照顧他買一點兒就得了！』他此時已是居移氣，養移體的出落成一表人材，威儀不俗，當下就答應著『是』，便帶了兩名僕從，拿著賬單銀票，走到一家極大的綢緞店裡去，照著那單上所開的花色，一宗宗配好了，算清價目，就將貨物交把用的人手裡先行拿回，他隨後慢慢兒又攏了幾處地方，買點零碎物事，方才回寓。不意一進門，早聽見裡面老福晉拍著檯子罵道：『好一個混賬行子！三番五次的跑出去，咱們都朝女孩子身上看，不記他的恨，怎麼被白米飯養黃了牙齒，連自家的妹子出嫁一點東西都辦不了？不知道要他乾甚麼的？』說著，又聽見裡面對著他那妻子道：『孩子們，你候他回來，就說我吩咐的，叫他趕快兒去把這杭縷裡面的兩油漬貨換掉，別的話咱們都不講，候回了京見著你老你爹爹再說，問他揀來揀去，怎麼揀著這種好孩子！』接著便又聽見他妻子嗚咽著答應。那小丫鬟抱了那兩匹退貨，走將出來，正同他打個對面，兩下臉上，都擱著有點不好意思。世兄，你聽清了，卻莫要錯會了他兩人的用意，在那小叫化子是養育之深恩圖報，我不由俯仰生慚；在那假格格兒是夫妻之舊誼難忘，你怎曉分離在即！所以他兩人如各懷意見，兩不相謀。

「當下依那小叫化子就要即時去換；無奈公館裡已開午飯，他妻子堅留吃點東西再去不遲。他只得就坐下來胡亂刮了一兩口，氣衝衝的夾了那兩匹杭縷，也不用僕從們跟隨，竟一直的跑到那個綢緞莊上去，將兩匹有油漬的貨物朝櫃檯上一擲，口裡是親爹爹臭奶奶罵個不了，把他在家裡受的那丈母娘一肚皮瘟氣，都整個兒發洩出去，同那綢緞舖子裡的人加倍尋釁。誰知還未等及那舖伙回出一句換與不換的話來，他就早自平空跌倒，不省人事。再等舖裡經理人走過去一望，見他已是氣絕身亡，伏維尚饗了。一時大

家知已肇禍，就忙著一面知照地保，報縣請驗，一面就關請本邑紳董，向屍親出頭調處。無奈那位老太太價碼要得過大，開口就輕輕的說了個二十萬，把一個綢緞舖子兜底抄了把他備抵，也不夠其數，只得就挺起肚子來同他打人命官司。那個旗婆也是硬著頭皮，要舖子裡人償命，卻又指不實哪個是殺人的兇手，只是胡打官司賭告狀，一直控到督撫衙門，奉批飭臬司秉公集訊，無任延訟。

「冤巧這個時候，正是我們老三由福建改省過來的那年，才算得了個臬轅發審局幫辦，就碰見這麼一起七世對頭星，在他手裡承審，便拿出一味子書呆脾氣，死命的抱著江夏縣原詳，有驗得該屍身遍體鱗傷，委係生前攢毆身死一語，竟硬斷他是被舖子裡人恃強打殺的。由此將店東舖伙，每日分起隔別刑訊。熬煉了好多堂，都不得實供，只得稟准臬憲，暫為定店東十年監禁，餘人省釋。一俟破獲正凶，再行另擬。當時這起案子，也就這麼將就結了。誰知那個旗婆，猶自賊心未死，竟想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膽敢又到孝感縣境一個大字號店裡去，仍照這麼一做，這回他卻是惡貫滿盈，自尋敗露了。」正是：

天道直如三峽水，

人心曲似九迴腸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再敘。